

全球最畅销悬疑推理类小说  
英国当代著名推理小说女作家“推理小说第一夫人”

P.D.詹姆斯 巅峰之作

# 秘密 杀戮

COVER HER FACE

P.D.詹姆斯悬疑侦探小说

【英】P.D.詹姆斯◎著

胡燕娟◎译

读  
如  
知  
者  
PDG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秘密杀戮

作者 詹姆斯

翻译 胡燕娟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杀戮/(英)P. D. 詹姆斯著;胡燕娟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1

(P. D. 詹姆斯作品集)

ISBN 978-7-204-10906-7

I. ①秘… II. ①詹…②胡…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9624号

COVER HER FACE by P. D. JAMES

Copyright: ©1962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秘密杀戮

---

作 者	P. D. 詹姆斯
翻 译	胡燕娟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张新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a href="http://www.nmgrmcs.com">http://www.nmgrmcs.com</a>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906-7/I·2248
定 价	18.00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2)
第三章 .....	(24)
第四章 .....	(34)
第五章 .....	(67)
第六章 .....	(86)
第七章 .....	(103)
第八章 .....	(117)
第九章 .....	(135)

# 第一章

## 1

距离谋杀发生前三个月，马克西夫人举行了一场宴会。几年之后，谋杀的丑闻已经被人们淡忘，当年报纸的头条已经在箱底变黄，而埃莉诺·马克西回想起那个春天的晚上，依然觉得，悲剧就是从那天开始的。记忆固执的选择了赋予一场普通的宴会危险和不安的气息。回忆中这场宴会变成死者和嫌犯的相聚，变成谋杀的前奏。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嫌犯出席了宴会。菲利克斯·赫恩那天就不在场。然而，在马克西夫人的记忆中，他也和大家一起围坐在桌边，半轻蔑半嘲弄的看着大家轮番上台出演滑稽的闹剧。

当时，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宴会，普通到有些索然无趣。艾普斯医生，牧师和圣玛丽女子关怀中心院长利德尔小姐这三个人时常碰面，所以已经不期待从彼此身上再发现什么新鲜事，宴会对于他们而言也失去提供交谈机会的意义了。凯瑟琳·鲍尔一反常态的沉默着。这是史蒂芬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从医院回到家中，这个周末要在宴会中度过，史提芬·马克斯和戴普拉·里斯科兄妹心里并不乐意，但又极力掩饰自己的情绪。马克斯夫人刚刚雇佣了利德尔小姐管理的女子关怀中心的未婚妈妈做仆人，萨利今天第一次伺候大家就餐。萨利·加普在马克西夫人面前，布置桌椅饭菜，动作灵巧敏捷，利德尔注意到了这些，心里很是满意。但是笼罩这场宴会的压抑气氛不太可能是由她的偶然现身引起的。

但有一个客人是全身心的享受着这场宴会的。伯纳德·亨克斯是当地的牧师，单身，还跟姐姐住在一起。姐姐掌管家里的一切事务，做的饭菜十分营养但并不美味，从来不会屈服于美食的诱惑去任何人家里吃饭。所以伯纳德每次都专注于可口的饭菜，不会花多少时间进行社交。伯纳德性格温和，面相讨喜，今年五十四岁，但看上去要比真实年龄老得多。他对教义之外的事情概念模糊，性格又十分羞怯，这一点广为人知。神学是他唯一的兴趣。虽然他的教徒有时候听不懂他布道的内容，但也乐于把晦涩看成牧师博学的证据。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牧师那得到建议和帮助，虽然有时候他也给不出明确的建议，却总能提供可靠的帮助。

对查尔斯·艾普斯医生来说这场宴会意味着能吃上上好的食物，能和迷人的姑娘谈天说地，能从乡间行医的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好好休息一下。他是个鳏夫，在村上住了三十年，熟知自己的病人，能准确预测他们的生死。他相信医生能做的很少，不能决定生死轮回，知道自己的死期，不给别人造成麻烦，也不给自己带来痛苦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医学进步只能让人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让医生看起来医术更高明而已。他能有这些领悟，就证明他没有史蒂芬·马克斯以为的那么傻，医术也没有那么糟。很少有病人在他预测的死期之前去世。他在史蒂芬和黛普拉出生时为马克西夫人接生，还是马克西先生的医生和朋友，但赛蒙·马克西植物人一般的大脑已经不能再理解友谊。现在他正在享用鸡肉蛋白牛奶酥，脸上的神色仿佛在说，“我辛辛苦苦治病救人，美食是上天对我的奖赏”。他不希望任何人的情绪影响到他的好胃口。

艾普斯医生从来都喜欢陈述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开口说：“埃莉诺，你接受了萨利·加普和她的孩子？大人小孩都挺招人喜欢的，马丁格尔有个小孩在，可就热闹了。”

马克西夫人冷冰冰的说，“希望马莎也这么想吧。她一个人忙不过来，但想法又很传统，接受不了未婚生子这种事情。心里可能意见多着呢，只是不说而已。”

艾普斯医生挥了挥胖嘟嘟的胳膊，显然对马莎·布尔提塔夫特强烈的道德感不屑一顾。“她不会有意见的。多个人帮她洗碗，就顾不上什么道德准则了。等孩子长大了她老得走不动了，说不定还得孩子伺候她呢。吉米可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他爸爸是谁就不重要了。”

这时利德尔小姐觉得该她发言了，这样大家才会知道她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毕竟她是唯一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医生，我觉得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太轻率。我们当然应该表示一点“基督徒的仁慈”，说到这里利德尔向牧师的方向鞠了个四十五度的躬，好像表示自己知道牧师在场，这样未经允许的谈论基督教，需要向牧师致歉。“但是我总觉得，社会这个整体对未婚先孕的妈妈太过宽容，如果私生子比婚生子得到更多照顾，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会下降的。而且现在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很多贫穷又体面地妈妈生活的也不容易，但我们对这些不规中矩的姑娘倒是关爱有加，实在是小题大做。”

她偷偷环视桌上所有人，脸红了，赶紧大口吃饭来掩饰。她心想，如果他们都对我的发言感到惊讶呢？但这事非说不可，而且也应该由她来说。她瞟了一眼牧师，好像要争取他的同意。但是希克斯开始疑惑的看了她一眼之后，又开始专注于盘中的食物了。利德尔没有了盟军，心里不免恼怒，她想，牧师也太贪吃了吧。突然他听见史蒂芬说：

“这些孩子跟其他孩子没有区别。只不过我们欠他们的更多。这些妈妈也都只是普通的妈妈。其实，有人鄙夷这些姑娘破坏了道德准则，又有谁真正遵守了这些准则呢？”

利德尔说“很多人都在遵守，这一点毋庸置疑。”她有个职业病，不能容忍年轻人反驳自己。史蒂芬日后可能会成为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但又不是社会问题专家。“我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让我寒心，如果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这么说的话，我真是无话可说。”

“那，作为年轻人的代表，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现象已经比较普遍，所以我们不会看不起被发现的这些姑娘。在我眼里，这些女孩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值得大家尊敬。”

“她又娴静又有教养，还上过语法学校，受过高等教育。如果她没有这么优秀，我是绝不会向你妈妈推荐她的。事实上，她是个孤儿，是婶婶带大的。但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些你就开始同情她。萨利的工作就是好好干活，好好把握这次机会。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最好是把它忘了。”

“有个儿子在眼前蹦来蹦去，怕是不好忘记吧。”黛普拉·里思科说。

艾普斯医生觉得这个话题让人情绪不畅，消化不良，有些愠怒，所以想说

几句安慰安慰大家。但十分不幸，对话越拖越长。

“她是个漂亮姑娘，也是个好妈妈。可能遇上个好男人嫁了呢。这是最好的结果。我不能说我喜欢这种未婚妈妈的恋情。两个人联系太紧密，有时候心理上会承受不了。利德尔，我这些想法可能不太好，但我有时候总会想，最好就是一开始就找家可靠的孤儿院收养孩子。”

利德尔说：“孩子是妈妈的责任，她的职责就是留在孩子身边照顾他。”

“独自一人照顾十六年？”

“艾普斯先生，当然我们会先拿到父子关系认定令，但不幸的是萨利十分固执，不肯告诉我们爸爸的名字，所以我们也无法帮她。”

史蒂芬好像非得让这个话题进行下去，说道：“现在几先令可买不了多少东西。萨利连政府的儿童津贴都拿不到吧。”

“英国是基督教国家。罪恶应该用死亡惩罚，而不是每月发八先令进行奖赏。可都是纳税人交的血汗钱。”

黛普拉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但利德尔还是听见了。而且觉得就是说给她听的。马克西夫人显然觉得她应该干涉一下了，至少有两个客人觉得她早就应该开口了。马克西不是那种会让事情失去控制的人。她说：“我要摇铃让萨利进来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换个话题？咱们讨论一下教堂晚宴吧，我知道大家不愿意谈论这个，这不是大家来这吃饭的真实目的。但是我们真的应该敲定时间。”这个话题客人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萨利进来之前桌上的谈话已经变得沉闷而又友好，没有人，就连凯瑟琳·鲍尔斯都不会觉得尴尬。

利德尔看着萨利穿梭席间。席间的谈话让她第一次想好好看看这个姑娘。萨利很瘦，密实的金红色头发盘在帽子里，对瘦弱的脖子好像是沉重的负担。她的长手臂像没长成的孩子，胳膊肘突兀的支出，皮肤发红。大大的嘴巴微抿着，绿色的眼睛盯着手中的活，仪态竟很娴静。突然利德尔无端感到一阵喜爱，萨利真的做的很好，真的很好。她抬起头去看萨利的眼睛，想给她一个微笑，表示对她的肯定和鼓励。突然她们的目光相遇了。整整两秒钟的时间她们看着彼此。然后利德尔脸红了，低下头来。她肯定看错了。萨利不可能有勇气直视她的眼睛。她很疑惑，很惶恐，试图去分析刚才那两秒钟给她带来的奇特反应。在她没有展现出主人特有的赞扬神色之前，她在萨利的眼睛中读到的，不是圣玛丽里逆来顺受的感激，而是一种愉快的轻蔑，一丝阴谋的征兆，还有一种



恨，浓度如此强烈，让利德尔毛骨悚然。然后萨利绿色的眼睛又垂下去，刚才让人费解的神色又变得顺从，克制。萨利是利德尔最钟爱的姑娘，为她做的付出也是做多的。但是这一瞬间还停留在脑海里，利德尔突然不寒而栗，她全力举荐萨利，表面上看起来这一切是众望所归。萨利真的十分优秀，在马丁格尔做女仆绰绰有余，决定已经做了，现在怀疑这个决定做的是否正确已经来不及了。总比萨利不光不彩的再回到圣玛丽要好。利德尔第一次意识到，她把萨利推荐到马丁格尔可能会让事情复杂化。但她从没想到，日后事情会变的这么复杂，并最终谋杀收场。

凯瑟琳·鲍尔斯即将在马丁格尔度过这个周末，她在席间几乎一言不发。她天性诚实，所以当她发现自己竟有点同情利德尔时，有点心慌意乱。当然，史蒂芬能为萨利挺身而出说几句话，是慷慨之举，勇敢之举。凯瑟琳是护士，听到做其他行业的朋友谈论各自职业的高贵时，总有些怒火中烧，刚刚听利德尔发言也有同样的感受。利德尔也太不现实了，天天伺候出轨的女孩，挣不了多少钱。她有股冲动，想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但黛普拉在场，她又把话吞了回去。和所有不成功的社交场合一样，这个晚宴拖得又臭又长。凯瑟琳想，从来没见过哪家人喝咖啡喝的这么慢，也没见过绅士们这么不愿退场。但晚宴最终还是结束了。利德尔在结束之前就回了圣玛丽，暗示自己很高兴能早点回去帮波拉克料理圣玛丽的杂务。亨克斯低声嘟哝了几句第二天步道的内容，像鬼一样在滑进了春天的空气，渐渐消失。马克西一家人和艾普斯先生围坐在客厅的炉火边欢快的谈论音乐。这个话题凯瑟琳肯定不会选，她宁愿看电视都不想讨论音乐，但马丁格尔唯一的电视机在马莎的房间。如果要交谈，凯瑟琳希望只谈论医学。艾普斯可能会很自然的说“鲍尔斯小姐，当护士多好啊。史蒂芬能有你跟他分享同样的兴趣，真是三生有幸。”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会畅所欲言，黛普拉则会一言不发，被迫意识到男人有时会厌倦美丽的女人，不管穿的多漂亮都只是没用的花瓶。史蒂芬需要的是能理解他的工作，跟他的朋友有话说，理智而又博学的女人。这只是个美梦，和大多数梦境一样，跟现实相距甚远。凯瑟琳把手伸向微弱的火苗，竭尽全力不让自己露出尴尬的神色。他们正在讨论的那个作曲家，Peter Warlock，她从来都没听过，可能有过微弱的一点记忆，但是现在也已经不存在了。当然黛普拉会说自己听不懂这个作曲家的曲子，但和平常一样，她的一点点无知都显得那么有趣。她问凯瑟琳她妈妈怎么样，想把

她拉到谈话中来，但凯瑟琳觉得这是居高临下的高傲，不是礼貌。新女仆萨利进来，给艾普斯先生报告消息，凯瑟琳松了口气。艾普斯有个在偏远农场的病人马上就要生了。艾普斯十分不情愿，把自己从椅子上拽出来，像长毛狗似的甩了甩身子，致歉说要离开。凯瑟琳做了最后的尝试，语气欢快地说：“医生，接生好玩吗？”艾普斯眼神模糊，四处找他的包：“不好玩！已经有三个人要接生了。这个女人倒是挺可爱的，她想让我陪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不费力气就能自己生下来。好了，埃莉诺我走了，谢谢你，晚宴很成功。我本来想走之前上楼看看赛蒙，现在该走了。但明天有时间的话我会过来，你们需要新的安眠药处方吧，我会带着。”他友好的对大家点了个头，和马克西夫人出门进了走廊，很快大家就听到汽车的轰鸣。艾普斯开车很疯狂，喜欢小型飞速车，他体积庞大，进出都有困难，在车里看上去像是出来狂欢的老熊。

排气管的声音渐行渐远，黛普拉说：“好了，音乐就聊到这吧。现在要不要去看看伯克马厩里的马？如果凯瑟琳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吧。”凯瑟琳很想出去走走，但不是跟她。她想，黛普拉怎么还看不出来她想单独跟史蒂芬在一起吗？还是不愿意配合呢？但史蒂芬不说什么，她也不好明说。史蒂芬越快结婚远离所有的异性伙伴越好。“她们吸干了他的血”，凯瑟琳想，她在偶尔读到的现代小说中见过这种吸血鬼。黛普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吸血鬼的特质，高高兴兴地带着大家出门穿过草地。

马厩以前是马克西家的，现在是萨缪尔·伯克的财产，距离马丁格尔和家庭牧场另一端只有200码。老伯克在家，在海啸灯的灯光下，打磨马具，从牙缝中传来口哨声。他身材矮小，皮肤棕黄，脸像守护神的头像，眼睛歪斜，嘴又很大。伯克见到史蒂芬显然很高兴。他们四人去马厩看伯克想用来作为生意资本的那三匹马。凯瑟琳想：“黛普拉真是大惊小怪，鼻子贴着马脸，那么亲热，他们又不是人。母性没有机会发挥吧。如果把精力放一点点到儿童病房，会很有好处的，不过她也帮不了多少忙。”她想回马丁格尔。马厩干净整洁，但还是能闻到马匹运动后浓烈的味道，凯瑟琳觉得这种味道让她不安。有一瞬间，她的手和史蒂芬细长的棕色大手同时放到马的脖子上，离得很近。一瞬间她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她想要抚摸那只手，甚至让它触碰自己的双唇，这种欲望太强烈她只能闭上双眼。闭上眼睛之后，在黑暗中她又回想起，这双手半环绕着她的乳房，在她白皙的皮肤下衬托的棕色更深了。这双手慢慢抚摸着她，充满

爱意，预示着随后而来的欣喜。她半踉跄着走进春天的黄昏里，听见身后伯克缓慢的跟史蒂夫说话，还有兄妹两人欢快的对答。这时候她知道她爱上史蒂芬之后不时困扰她的恐慌又一次降临，这种恐慌来的毫无征兆，所有判断力和意志力此时都无济于事。所有事情都变得不再真实，她几乎能看见希望像沙一样流走。但她把所有的痛苦和不安都归咎于黛普拉，黛普拉才是她的仇敌。黛普拉拉结过婚，至少有过幸福的机会。黛普拉又漂亮又自私。天色渐黑，凯瑟琳听见身后黛普拉的声音，感到一种彻骨的仇恨。

他们回到马丁格尔之前，凯瑟琳心里的乌云散去，已经镇定下来，又回到自己自信满满的正常状态。她早早的上了床，心情格外的好，甚至相信史蒂芬可能会来找她。但她又告诉自己，这是他爸爸的房子，不太可能吧，他要是这么做也有点太傻了，而我呢，这么享用他的款待，可以接受吗？但这些零碎的想法之后，她还是在黑暗中等待着。过了一会她听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是他的，还有戴普拉的。兄妹俩有说有笑，经过凯瑟琳房间，脚步都没有停一下。

## 2

楼上的白色房间是史蒂芬从小到大的卧室，房顶很矮，史蒂芬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他说：“我累了。”

“我也是。”黛普拉打了个哈欠，在他身边坐下来。“晚宴真是一塌糊涂。真希望妈妈不要再办了。”

“他们都很虚伪。”

“他们的成长环境就很虚伪，也不能怪他们。还有，我觉得艾普斯和亨克斯好像对他们没什么意见。”

史蒂芬说：“我刚才是不是闹笑话了？”

“我只能说，你的态度太坚决了。像圆桌武士拯救纯洁少女似的。只不过她犯的过错可能比受过的委屈要多。”

“你是不是不喜欢她？”史蒂芬问道。

“宝贝，我还没想过喜不喜欢她呢。她只是家里的女仆而已。我知道你思想被启蒙了，觉得我的想法很反动。但我就是对她和她身上的故事没兴趣，我想她对我也没兴趣。”

“我觉得她很可怜。”史蒂芬声音里有一丝野蛮。

“晚宴时你就说的很清楚了啊。”黛普拉冷冰冰的说。

“我生气的是她们还他妈那么得意，就是那个叫利德尔的女的。让一个老处女管理圣玛丽，真是好笑。”

“我不觉得。她思想可能没那么开明，但是人很善良，做事又尽责。而且，我觉得，圣玛丽的人都在因为萨利不该发生的性行为承担后果。”“黛普拉，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那你想让我怎么想？我们两个星期才见一次。要参加妈妈定期办的晚宴，还要看凯瑟琳和利德尔窃窃私语，她们还以为你为了一个漂亮女仆失去理智。利德尔可喜欢挖掘这种消息了。明天整个村的人都会知道你说了什么。”

“如果她们这么想，那就太可笑了。我都没怎么见过萨利，我好像还从来没跟她说过话。真是笑话。”

“我也是这么想。我求求你在家就不要那么锋芒毕露。我以为你在医院天天做的就是道德良心的工作，回家就不会怎么样呢。道德标准定的这么高让别人很不舒服，尤其是那些没什么道德可言的。”

史蒂芬说：“我今天有点太紧张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黛普拉马上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一直都是这样，她有这种能力洞察他的内心。

“她很无聊，对吧？为什么不跟凯瑟琳好心分手呢？我是说，你肯定牵了她的手对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很简单啊，像我跟菲利克斯一样，关键就是要让他觉得是她辜负了你。几周之后我自己就真的相信了。”

“如果她不这么想呢？”

“人生又不是只有爱情。”

史蒂芬想问问她跟菲利克斯在一起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菲利克斯是不是真

的以为是自己辜负了黛普拉。他思索了片刻，觉得在好多方面，黛普拉都很无情，而他缺的就是这种无情。他说：“我想我面对这些事情总是有点懦弱吧。我觉得冷落别人，即使是宴会上无聊的客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他妹妹说：“这是你的问题了。太软弱太脆弱。你应该结婚。妈妈真的很希望你结婚。娶个有钱姑娘，不招人讨厌的有钱姑娘，最好又有钱又漂亮。”

“当然要又有钱又漂亮，可是上哪找去啊？”

“真的，上哪找去啊？”

突然黛普拉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她从床上跳起来，靠着窗台。史蒂芬看着她的侧影，跟自己的侧影很像，可是又那么不一样。透过窗户能看见天边火红的夕阳，史蒂芬闻到花园传来的英国春天夜晚独有的气息，芳香馥郁。躺在凉爽的黑暗里，史蒂芬闭上了眼睛，安静享受马丁格尔的宁静。这种时候他完全理解妈妈和妹妹为什么要想尽办法保存马丁格尔。他从事了自己想做的职业，家里也没有反对。他可能选了个薪酬更低的工作呢，但是还有什么比医生薪酬更低吗？如果他能历经磨难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可能会成为咨询师。他甚至可能足够成功，能够自己维持马丁格尔的生计。同时他们会尽全力支撑下去，在各种事务上尽量节省一些，但以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为标准。可以减少慈善捐款，可以自己管理园艺，这样就不用花每小时三先令请老普维斯帮忙了，可以雇用未经培训的女孩帮马莎料理家务。这些都不会给史蒂芬带来什么不便，做这些就是为了让他有朝一日能继承祖业。如果他能尽享马丁格尔的美丽和宁静，而无需被责任和罪恶感牵绊，该多好啊。

他们听见缓慢，轻柔的脚步声，听见有人敲门。是马莎给他们送晚上的热饮来了。他们小时候做过几个恶梦，马莎就决定每晚让他们晚上临睡前喝一杯热饮，借以驱除可怕的噩梦。长大后，他们已经不害怕噩梦，害怕的是青春期的各种有形的烦恼。但是热饮变成了家里每晚的惯例。马莎和她的的前任，也就是马莎的姐姐一样，坚信抵御夜晚有形无形的危险唯一有效的护身符就是临睡前的热饮。马莎小心翼翼的放下热饮的托盘。有两个杯子。蓝色的装饰陶瓷杯是黛普拉的，旧的印有乔治五世加冕礼的杯子是爷爷给史蒂芬买的。“我给你买了阿华田（瑞士著名麦芽饮料），黛普拉小姐。我知道我应该能在这找到你。”她把声音压得极低，好像他们在共同策划一场阴谋。史蒂芬在想她是不是猜到了刚才他们在谈论凯瑟琳。马莎还是小时候那个老奶妈，把饮料端进来，

想坐下来跟大家聊聊天。但又不完全一样。忠臣的马莎变得越来越健谈，越来越不自然，也越来越让人无法接受。那种他从小当空气一样呼吸的简单情感已经变质。想起这些他觉得马莎可能需要别人偶尔安慰一下。

他说：“马莎，晚饭做的真不错。”

黛普拉用纤细的手指和鲜红的指甲包住还冒着热气的杯子。

“真可惜咱们的对话错了。我们听了一番利德尔的演讲，她告诉我们未婚先孕会带来什么后果。马莎，你觉得萨利怎么样？”

史蒂芬知道这个问题不太明智。他没想到会从黛普拉口中问出来。

“她好像是很安静。”马莎承认：“她才刚来，利德尔小姐对她评价相当高。”

黛普拉说：“听利德尔的意思，萨利除了失足犯过那个小错，简直是所有美德的完美典范。连那个小错都是自然天性，不是她自己的错。”

她声音里有一丝凄苦，让史蒂芬大吃一惊。

“我觉得一个女人受那么多教育又不是什么好事。”言语之间暗示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一辈子也过得很好。“我只是希望她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夫人把你们俩睡过的婴儿床都送给了她。”

“现在我们不是不睡了吗？”史蒂芬试图掩盖心里不快。这个话题已经谈论的够多的了，马莎怎么那么不识趣呢，她好像认为被褻读的不仅仅是婴儿床，还有马莎自己。“我们一直都照着看婴儿床呢。史蒂芬少爷，打算留给孙子孙女用。”

“天啊”黛普拉叫了一声。她擦掉手指上洒出来的饮料，把杯子重新放到托盘上。“八字还没一撇呢。我是没什么希望了，史蒂芬还没订婚呢，都还没想过要订婚呢。他可能会找个丰满的能干的护士结婚，她肯定要从伦敦街上买干净卫生的婴儿床。谢谢你给我们准备的热饮，马莎。”她对马莎灿然一笑，但显然是在下逐客令。

他们互相说了晚安，马莎又踩着细碎的脚步下了楼。脚步声远去后史蒂芬说：“马莎真可怜，我们是不太在意她的感受，但是家里大大小小的杂务都归她管，实在有点忙不过来。我们是不是该让她退休了？”

“我们发得起退休金吗？”黛普拉又站到窗口。

“至少现在还有萨利能帮帮她。”史蒂芬做不了退休这个决定。

“就算萨利没有那么麻烦，利德尔说吉米是个特别好的孩子。可是哪个孩子

不是三天两头哭哭闹闹的？还要洗尿布。萨利天天早上要洗尿布清尿布，也帮不了马莎什么忙。”

史蒂芬说：“其他妈妈也都得洗尿布，也有时间干别的啊。我喜欢这个女孩，如果给她机会，她肯定能帮马莎不少忙。”

“至少还有你这么支持她。你如果留在医院就能避开这些是是非非了。”

“什么是非？你们都是怎么回事啊？好像萨利肯定要制造什么是非出来似的？”

黛普拉走到门口，悠悠说道：“不是已经满城风雨了吗？”

## 第二章

### 1

虽然开始并不顺利，萨利·加普在马丁格尔过的前几个周还是很成功的。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这么想，没有人问她的意见。全村的人都认定她是个幸运的姑娘。接受恩惠的人总是没有施舍恩惠的人希望的那么感激。如果萨利并没有感恩，她也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情绪，表现得温顺，谦恭，愿意学习，很多人都乐于见到这样的表象。但是如果马莎和马克西一家人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表象并非事实。但是马克西一家人都忙于各自琐事，马莎添了个帮手，高兴还来不及呢，谁都没有杞人忧天。

马莎必须承认吉米没添多少麻烦，她觉得是因为利德尔带得好，因为他不可能理解出轨的女孩能把妈妈当好。詹姆斯很乖，只要在固定的时间喂他奶水就可以了，不会大声哭叫，喝完奶就满足的睡觉。但他渐渐长大了，开始进食别的东西，萨利称之为“混合喂养”。马莎的任务又增加了几项。厨房好像就是为给萨利带孩子用的。吉米长的很快，吃饭已经不是为了吃饱喝足，而是为了伸胳膊动腿，他坐在特制的高椅上，周围用枕头围好，喂他饭时，拱起健壮的后背做顽强的抵抗，突然间又变得又乖巧又无知又顺从，惹人怜爱。萨利笑逐颜开，抱着他，抚摸他，毫无顾忌的展现浓浓爱意。全然不顾，甚至轻视马莎反对的声音。吉米一头拖把似的卷发，小鼻子鼻梁很高，几乎快要隐藏在圆圆的脸蛋里了，脸蛋又红又结实，像熟透的大苹果。现在他像迷你型的凯撒大



帝，掌管王权，盛气凌人。萨利跟孩子呆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有时候早上马莎看见她，俯身照看婴儿车，只能看见一头的红发。婴儿车里有时伸出吉米胖嘟嘟的腿或者胳膊，仿佛宣示，吉米整天睡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他的要求也会与日俱增。萨利自己的工作还能跟得上，孩子的要求和马莎的要求都同时得到满足。这种生活过的并不容易，但也只有史蒂芬偶尔回家才会注意到，也只有史蒂芬为此感到一点点内疚。马克西夫人有时会象征性的问问萨利是不是忙得过来，萨利总说没有问题，马克西夫人就会很满意。黛普拉丝毫没有关注萨利，就算关注到，也什么都没有说。所以萨利是不是操劳过度也无从知晓。她的脸天生苍白，又整天披头散发，细胳膊细腿的样子让人觉得她很脆弱，马莎觉得这些都只是表象。马莎的原话是：“跟核桃一样硬，跟猴子一样精。”

春天渐渐过去，转眼夏天又到了。山毛榉树露出嫩绿色的新芽，在车道上留下斑斑驳驳的垂影。牧师自得其乐的庆祝复活节，教堂装饰跟往年一样毫不精彩，颇受指摘。圣玛丽的波拉克小姐，一段时间天天失眠，颇为苦恼，艾普斯医生给她开了特效药物，这才好转。圣玛丽的两个女孩跟分别跟孩子的爸爸结了婚，这两个小伙子都是平庸之辈，但都有悔过之心。利德尔说终于又有两个人重回人生正轨。山姆·伯克在镇上为自己的马厩打了广告，无数少男少女纷至沓来，穿上肥大的马裤，带上明黄色的手套，花一小时7先令6便士雇他做导游在乡间漫步，伯克颇为吃惊。西蒙·马克西依旧躺在自己狭窄的床上，病情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夜晚越来越长，玫瑰都开花了。马丁格尔的花园都飘散着玫瑰的香味。黛普拉剪花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花园和马丁格尔都在等待着发生些什么。夏天的马丁格尔是最美的，但是今天，她嗅到一股等待的气息，甚至是不祥的气息。这与马丁格尔平日的平静大相径庭。她把玫瑰搬进屋里，想到现在最不吉利的事情就是要举行教堂宴会，真是讽刺，这才停止了无边的猜想。而脑子里突然浮现“等待死亡”这样的字眼时，她坚定地告诉自己爸爸的病情并没有恶化，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好转，这所房子也没有感知能力。她意识到自己对马丁格尔的爱并非理智，有时她会故意谈到什么时候把马丁格尔卖出去，来控制这么不理智的爱，好像这么说既能警告自己，也能安慰自己。

从史蒂芬曾爷爷那辈开始，每年七月教堂游乐会都会在马丁格尔的花园里举行。教堂游乐会由组委会组织，组委会成员包括牧师，马克西夫人，艾普斯